

一支笔小说精粹

爱的履历

(二)

赵希方 编著

凉风指过发丝，

似温柔的双手给了我

无尽的抚慰……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支笔小说精粹(爱的履历)/赵希方编著. -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01-2890-4

I. 一… II. 赵… III. 近代-中国-小说

IV. I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342 号

责任编辑:陈凤雄 封面设计:张 娜

爱的履历(一)(二)

赵希方 编著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75

字 数 221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5601-2890-4/I·102

全两册定价 57.6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目

录

寂寞的“左拉”	(1)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淡漠	(5)
拣好的说	(8)
乾隆与马戛尔尼	(11)
犁铧,耕耘着宫阙	(18)
群众汪洋	(21)
住在文缘村里	(28)
羞女山	(32)
一只金苹果	(38)
说书人的故事	(40)
无法抚慰的岁月	(44)
痛苦的飘落	(48)
静 物	(53)
女兵墓	(56)
黑土地	(61)
炎夏时节对冬天的怀念	(64)
今日贺兰山	(67)
天 籁	(72)
小 屋	(76)

汨罗江之祭	(81)
爱的履历	(86)
王仁先	(91)
自己的夜晚	(96)
恋爱的水罐	(103)
卖花姑娘	(109)
夜 晚	(112)
乡村肖像	(121)
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	(126)
活到老,还要活得好	(134)
弗农凝思	(141)
在黄河畔	(150)
花的往事	(153)
地上有草	(158)
衙 门	(164)
造访马克·吐温	(172)
青石小街	(176)
土与籽	(179)
阿央白	(183)
再读圣贤	(186)
剑川男人	(192)
向儿童学习	(198)
太行二题	(203)
小 河	(208)
一间自己的屋子	(211)
寒风吹彻	(216)





目 录

晚唐遗梦	(223)
触 摸	(227)
箫	(230)
初 恋	(235)
绝版的周庄	(240)
黄帝不死	(243)
梨花作盏饮清风	(249)
歌乐山悲歌	(254)
上帝的隐语	(259)
回 家	(267)
初雪圆明园	(269)
闪 电	(274)
用痛感想象	(276)
小街之美	(281)
拉斯韦加斯印象	(284)
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	(290)
落 叶	(298)
达 坂 城	(300)
奏 鸣	(303)
撕裂长风	(308)
高高的白杨树	(313)
星星的思绪	(316)
时髦青年吕布	(320)
季节的意象	(324)
在商厦门前等车	(327)
流 年	(331)

李白之悟	(335)
倾听原野	(343)
林·路·人	(346)
错 位	(349)
大雪下的被	(354)
苹果是一颗心	(359)
树的记忆	(362)
幸 福	(367)
谁还梦想	(370)
临水照花	(376)
放 筏	(379)
秋 水	(384)
青 衣	(387)
清曲南音	(392)
最早的雪	(396)
古感情缘	(400)

一
支
筆
小
說
精
粹





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样用自己那只冰手，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

屋子里更暗了，我看不见雪。但我知道雪在落，漫天地落。落在房顶和柴垛上，落在扫干净的院子里，落在远远近近的路上。我要等雪落定了再出去。我再不像以往，每逢第一场雪，都会怀着莫名的兴奋，站在屋檐下观看好一阵，或光着头钻进大雪中，好像有意要让雪知道世上有我这样一个人，却不知道寒冷早已盯住了我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

经过许多个冬天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自己再躲不过雪，无论我蜷缩在屋子里，还是远在冬天的另一个地方，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在我正经历的一段岁月里。当一个人的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时，他便再无法照管好自己。

就像现在，我紧围着火炉，努力想烤热自己。我的一根骨头，却露在屋外的寒风中，隐隐作疼。那是我多年前冻坏的一根骨头，我再不能像捡一根牛骨头一样，把它捡回到火炉旁烤热。它永远地冻坏在那段天亮前的雪路上了。那个冬天我十四岁，赶着牛车去沙漠里拉柴禾。那时一村人都是靠长在沙漠里的一种叫梭梭的灌木取暖过冬。因为不断砍挖，有柴禾的地方越来越远。往往要用一天半时间才能拉回一车柴禾。每次拉柴禾，都是母亲半夜起来做好饭，装好水和馍馍，然后叫醒我。有时父亲也会起来帮我套好车。我对寒冷的认识是从那些夜晚开始的。

牛车一走出村子，寒冷便从四面八方拥围而来，把你从家里带出的那点温暖搜刮得一干二净，让你浑身上下只剩下寒冷。

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

只是这次,是我一个人赶着牛车进沙漠。以往牛车一出村,就会听到远远近近的雪路上其他牛车的走动声,赶车人隐约的吆喝声。只要紧赶一阵路,便会追上一辆或好几辆去拉柴的牛车,一长串,缓行在铅灰色的冬夜里。那种夜晚天再冷也不觉得。因为寒风在吹好几个人,同村的、邻村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好几架牛车在这条夜路上抵挡着寒冷。

而这次,一野的寒风吹着我一个人。似乎寒冷把其他一切都收拾掉了。现在全部地对付我。

我掖着羊皮大衣,一动不动趴在牛车里,不敢大声吆喝牛,免得让更多的寒冷发现我。从那个夜晚我懂得了隐藏温暖——在凛冽的寒风中,身体中那点温暖正一步步退守到一个隐秘的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找到的深远处——我把这点隐深的温暖节俭地用于此后多年的爱情生活。我的亲人们说我是个很冷的人,不是的,我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你们。

许多年后有一股寒风,从我自以为火热温暖的从未被寒冷浸入的内心深处阵阵袭来时,我才发现穿再厚的棉衣也没用了。生命本身有一个冬天,它已经来临。

天亮时,牛车终于到达有柴禾的地方。我的一条腿却被冻僵了,失去了感觉。我试探着用另一条腿跳下车,拄着一根柴禾棒活动了一阵,又点了一堆火烤了一会儿,勉强可以行走了。腿上的一块骨头却生疼起来,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疼,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又狠命往骨髓里钻——这种疼感一直延续到以后所有的冬天以及夏季里阴冷的日子。

天快黑时,我装着半车柴禾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就问我:怎么拉了这点柴,不够两天烧的。我没吭声,也没向家里说腿冻坏的事。





我想很快会暖和过来。

那个冬天要是稍短些，家里的火炉要是稍旺些，我要是稍把这条腿当回事些，或许我能暖和过来。可是现在不行了。隔着多少个季节，今夜的我，围抱火炉，再也暖不热那个遥远冬天的我；那个在上学路上不慎掉进冰窟窿，浑身是冰往回跑的我；那个跺着冻僵的双脚，捂着耳朵在一扇门外焦急等待的我……我再不能把他们唤回到这个温暖的火炉旁。我准备了许多柴禾，是准备给这个冬天的。我才三十岁，肯定能走过冬天。

但在我周围，肯定有个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度过冬天。他们被留住了。冬天总是一年一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一种心情……尔后整个人生。

我曾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让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带着许多冬天的寒冷，当他坐在我的火炉旁时，炉火须臾间变得苍白。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火炉的另一边，我感受到迎面逼来的一个老人的透骨寒气。

他一句话不说。我想他的话肯定全冻硬了，得过一阵才能化开。

大约坐了半个时辰，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我以为他暖和过来了。

第二天下午，听人说村西边冻死了一个人。我跑过去，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躺在路边，半边脸埋在雪中。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冻死。

我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了。他的生命中肯定还深藏着一点温暖，只是我们看不见。一个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

见。呼唤和呻吟我们听不见。

我们认为他死了。彻底地冻僵了。

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他的烂了几个洞、棉花露在外面的旧棉衣？底磨得快透了一边，帮已经脱落的那双鞋？还有他的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还要寒冷的心境？……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一支
筆
小
說
精
粹

我有一个姑妈，住在河那边的村庄里，许多年前的那些个冬天，我们兄弟几个常手牵手走过封冻的河去看望她。每次临别前，姑妈总要说一句：天热了让你妈过来喳喳。

姑妈年老多病，她总担心自己过不了冬天。天一冷她便足不出产，偎在一间矮土屋里，抱着火炉，等待春天来临。

一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她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她还是渴望春天，她害怕寒冷。

我一直没有忘记姑妈的这句话，也不只一次地把它转告给母亲。母亲只是望望我，又忙着做她的活。母亲不是一个人在过冬，她有五六个没长大的孩子，她要拉扯着他们度过冬天，不让一个孩子受冷。她和姑妈一样期盼着春天。

天热了，母亲会带着我们，趟过河，到对岸的村子里看望姑妈。

姑妈也会走出蜗居一冬的土屋，在院子里晒着暖暖的太





阳和我们说说笑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春天。好像姑妈那句话中的“天”一直没有热。

姑妈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年，记得是大年初四，我陪着母亲沿一条即将解冻的马路往回走。母亲在那段路上告诉我姑妈去世的事。她说：“你姑妈死掉了。”

母亲说得那么平淡，像在说一件跟死亡无关的事情。

“咋死的？”我似乎问得更平淡。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说：“你大哥和你弟弟过去帮助料理了后事。”

此后的好一阵，我们再没说这事，只顾静静地走路。快到家门口时，母亲说了句：“天热了。”

我抬头看了看母亲，她的身上正冒着热气，或许是走路的缘故，不过天气真的转热了。对母亲来说，这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天热了过来喳喳。”我又想起姑妈的这句话。这个春天再不属于姑妈了。她熬过了许多个冬天还是被这个冬天留住了。我想起爷爷奶奶也是分别死在几年前的冬天。母亲还活着。我们在世上的亲人会越来越少。我告诉自己，不管天冷天热，我们都要常过来和母亲坐坐。母亲拉扯大她的七个儿女。她老了。我们长高长大的七个儿女，或许能为母亲挡住一丝的寒冷。每当儿女们回到家里，母亲都会特别高兴，家里也顿时平添热闹的气氛。

但母亲斑白的双鬓分明让我感到她一个人的冬天已经来临，那些雪开始不退，冰霜开始不融化——无论春天来了，还是儿女们的孝心和温暖备至。

隔着三十年这样的人生距离，我感觉着母亲独自在冬天

的透心寒冷。我无能为力。

雪越下越大。天彻底黑透了。

我围抱着火炉,烤热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一支筆小說精粹





晚唐遗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对晚唐有一些了解，同时寻找一下晚唐艺术衰微的原因。可是不知怎么，这种心绪总是被盛唐那种浩大的气象和斑斓的色彩所冲淡。在盛唐停留的时间长了，中晚唐就越见逊色，只剩一些苦涩的轶事让你咀嚼，当然，这些时期也有一些令人销魂的丰采，只是都掩埋在岁月的风尘里了。

一个偶然的机，我读到一首晚唐诗，奇怪的是就这么一首诗，居然启动了我对晚唐的兴致，这是很意外的事情，现在却如期而至了。这首诗是李忱和香严闲禅师在庐山观瀑的合作，李忱怎么会和禅师混在一起了呢？原来，唐武宗在位时，李忱一直处在压抑状态，这个时节的皇族子弟都在急乱生忧之中。李忱属于有异禀，自幼就形容呆滞言行木讷，文宗武宗皆轻侮他，除宫廷内曰其痴，宫廷外人也得知有皇家弟子如此不济者。他渐渐地不为人所注意，后来就遁迹为僧四处云游了。那暮色发烟、翠竹似墨的幽境，似乎全然洗去了他对宫廷的向往和依恋。他与禅师们打成一片，对于禅机的疏理和颖悟，似乎心理平衡得到了很良好的调节，成了一个超然中人、蜕变成远离人寰的一分子，向着忘却物我的方向伸延。

李忱的本性是在观瀑时罄露无遗的，这个偶然的契机，

使李忱压抑在心里多年的愿望疯长,并随着瀑布的飞珠泄玉喷薄而出。禅师的头两句不妨说是一个导火索:“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它带出了李忱深藏的隐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两句一出可谓石破天惊,把他几十年的痴,冲洗得无影无踪。李忱心

恋爱的水罐

冯秋子

1999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见到从小一起玩耍的女友。十多年没见,她发展得烟不离手。她比我先离开那个寒冷的旗,住在南部一个新兴城市里,路上要走两天。我们坐在她祖母家,或者我母亲家,喝热在火炉子上的奶茶,吃老人们做的各种面食。她笑着说这些年“麻烦啦”——她恋了一回爱。“麻烦”是指费劲,我们那个地方说一件事在心里折腾得很厉害,常说:“心麻烦”,比喻一件事跟她的关系深重,不一般。她说能和那位深爱过的男子作心灵交流。

我不想知道。她停下来。

我不是怀疑她,是受不了讲述时她过于平缓空寂的表情,那时候真惨,我不能抬头直视她的眼睛。她显然走过了漫长之旅。现在她不化妆,和我坐在一起。我很难过。她的快乐和心酸持久地保存着,已酿为一体。尽管这些往事她自己收拾了多遍,现在已经能往轻松里讲了,但她一如小时候比我们更多地具备透彻、冷峻,她的话,就像冬天里那个灰蒙蒙的旗里飘舞的雪花,落下来就是落下来,覆盖了屋子,覆盖了整个旗。

她停止了一会儿,还是说下去。她和那个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男子,前一天夜里,遥相千里,作了一次心灵的谈话。





她的故事还是在我们那个凛冽的旗味咔落下了。

她说：嘿，我和你说话，你能听到吗？

大部分吧。

你来深圳，为什么不和我联系？前年，你为一个项目住那么长时间也没联系，不见面已经习惯了……我们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相处。再说，有时候真联系不上。

我搬了好几次家，你想过和我联系吗？

想过。不方便，就没去找人问。

你要找，很容易找到。

我已经习惯你住的那个地方了，真不知道你在别的地方怎么生活。你搬走后，偶尔从你的老地方路过，心里空荡荡的，有点儿难受。一咬牙走过去，就好了。

唉，我有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有你的梦。倔强使我不去看你，结果你从我背后走过去，进了一间屋子，我一直守在那个屋子外边的路上等你出来见你一面，后悔当时为什么就要矜持。就这样，在恨你、怨你的几年时间里，竟然做了一个关于你的一往无前的梦。我真愿意相信那时候你在你的地方正想到我。这些年，有时候突然想起你，就和你说话。我今天真的意识到，和别人是不能作这种交流的。我试着在心里和别人交流，根本说不通，也没有回应，是那种堵死的水泥墙的感觉。也许因为当初我爱你是全心全意的，触及了灵魂，在我一生里是不可重复的。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时间越长，越知道那个已不是好赖概念里的人早就印在你命里了，走到哪儿，他跟到那儿，你无恨无爱了，他也跟着你。其实你对我伤害最重，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那是为什么，只是我已经不再想这些事儿了，不找什么答案了，把那些想不好的东

西都封存起来了。我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解脱不了,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好几夜里睡不着觉,所有难过一个人担待,无声无息。开始是恨,特别恨,还诅咒过你死。后来,恨少了,没有恨了,就成现在这样了,没恨没爱。觉着以后不会再去爱一个什么人了。后来我明白,疼痛就像时间,你疼痛,你就正在你的时间里,你意识到这段时间属于你。我换了一个角度重新看你,看我自己,懂了不少道理,你当初说“我没你想得那么好”是句真话。我也一样。恋爱中的人,最擅长云山雾罩、加工对方,你看那些著名作家

一
支
筆
小
說
精
粹





触 摸

触摸在个人的日常历史中已成为熟视无睹的行为符号。一个人的身体每天都要置身于缤纷缭乱的对于事件、声音以及构成我们生存空间的危险减少至最低程度的触摸之中。这几乎是一个生命在他的每一个瞬间被记忆中断的历史。触摸能使我们到达我们所盼望到达的那个最遥远的角落,并且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想象,使我们的目光在时间的联系中就像一片树叶对于一棵树木那样亲密、坚定,而且柔和。

我对于触摸的记忆是来源于许多年前一棵芒果树上面的一片叶子的记忆。那个夏天是所有夏天中最炎热的日子,那个时刻也是那一天中光线最充足的时光。我不想午睡。二姨问我:“你在想什么?不好好午睡?”我在走廊上呆了一小会儿,我看见院子里的那棵芒果树的叶子被风支使着摇摇晃晃,那些破碎的树影在炎热的中午顽强地反映在厨房里那一扇窗玻璃上。一片叶子就在这样的时刻落在了地面上,我看见了大自然中一片轻盈的叶子在腐烂前的特殊的、平静的气息,我被这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走向前去。我看见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虫子,像一支我用来书写语文作业的半截铅笔那样长的虫子,像芒果一样金黄色的虫子,头部和尾部都长着一对绿叶似的明亮的眼睛。我注视了很久,慢慢地我发现了那条长长的虫子其实不是一条而是由两条组成的,这两条虫